

蘇聯人權運動的展望

熊自健

我們這些不滿蘇聯的份子並沒有任何的坦克車，沒有任何武器，並且毫無組織可言。我們可說一無所有，只是赤手空拳。可是我們却有一顆心，有我們在這制度下半個世紀的生活經驗。當我們在內心找到了堅定的意志來維護我們的權利時，我們就這樣去作。我們之所以能抵抗得住，全是此堅定精神之故。現在我之所以能站在諸位之前，並不是由於共產主義的慈悲與善意，亦不是由於和解，而是由於我的堅定意志，以及你們的堅決支持之故。他們知道我不會放棄一寸一毫，同時又不能再做些甚麼，因此他們只好退却——索忍尼辛^①。

一、孤軍奮鬥的道德十字軍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五日——蘇聯憲法紀念日，二百名人權鬥士在莫斯科普希金廣場示威，抗議非法逮捕作家辛雅夫斯基與丹尼爾，要求蘇聯當局「尊重憲法」以及公開審判辛雅夫斯基事件。這次示威運動點燃了蘇聯人權運動的火把。十四年來，蘇聯的人權鬥士在憲法所賦予的權利下，合法的爭取人權，形成逮捕——抗議——逮捕抗議者——再抗議循環式的人權運動^②。根據蘇聯「人權運動大事記」(A Chronicle of Current Events)的資料，從一九六八到一九七八年，蘇聯當局以政治理由逮捕的蘇聯人民如下表：

註① 索忍尼辛在華盛頓市的演說，引自劉宇坤、吳瓊恩合編，〔索忍尼辛的震撼〕，臺北先知出版社，民國六十五年七月三版，頁一〇八。

註② L. Alexeyeva "The Human Right Movement in the USSR", *Survey*, 1977-78, Autumn, pp. 72-73.

1968	1969	1970	1971	1972	1973	1974	1975	1976	1977	1978
66	111	123	64	66	67	86	40	38	40	28

⑧

蘇聯當局逮捕人權鬥士有逐年下降的趨勢，這並不意味著蘇聯當局放鬆政治的控制，或是蘇聯人權運動走下坡，而是人權運動中最著名的領導人物都遭到放逐的命運，致使蘇聯的人權運動走向一個新的開始。

十四年來蘇聯當局費盡心力鎮壓以人權運動為中心的反對勢力，靈活的運用逮捕、監禁、關入瘋人院、放逐、化解世界輿論的壓力、分化反對派、解除人權鬥士的工作等手段，打擊人權運動^④。在蘇聯當局的高壓政策下，蘇聯人權運動有以下成績：

(1) 一九六八年四月起發行「人權運動大事記」雙月刊，此刊為蘇聯人權運動的地下機關刊物，報導蘇聯人權運動的大事。一九七二年蘇聯當局逮捕該刊核心人物雅各(P. Yakir)，牽連許多同志，因此被迫停刊十八個月之久，直到一九七四年五月復刊^⑤。

(2) 一九六九年成立保護人權委員會(Initiative Group for the Defence of Human Rights in the USSR)；一九七〇年成立人權委員會(Human Rights Committee)；一九七三年成立七十三人團(Group-73)；一九七四年成立國際特赦組織蘇聯分會(the Soviet Section of Amnesty International)；一九七六——七七先後成立莫斯科、烏克蘭、立陶宛、喬治亞、亞美尼亞五個委員會，以促進赫爾新基條約執行(Promo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Helsinki Accord)；一九七六年成立保護信仰者權利基督徒委員會(the Christian Committee for the Defence of Believers' Rights)；一九七七年成立對於因政治目的而使用精神病治療的調查委員會(Working Commission to Investigate the Use of Psychiatry for Political Purposes)；一九七七年成立自由工會(Free Trade Union)等大大小小人權運動的組織，從事人權運動^⑥。(3) 成功的解決猶太人移民問題。(4) 促使蘇聯於一九七七年的新憲中，增加人權條款^⑦。(5) 道德重整，振奮人心。

註③ Ibid. p. 82.

註④ See R. Sharlet "Dissent and Repression in the Soviet Union" *Current History*, Vol. 73, No. 430, 1977, 10, pp. 112-117.

註⑤ 蘇聯(人權運動大事記)雙月刊，每期有國際特赦組織的英譯本，銷售全球。

註⑥ L. Alexeyeva, op. cit., pp. 73-74.

註⑦ 蘇聯一九七七年憲法所增加的人權條款有「享用文化成就權」、「作家發明家及合理化革新者之權利」、「蘇聯公民享有獲得賠償之權」、「保證蘇聯公民有科學、技術、及藝術創作之自由」及「會議」之自由等等形式的權利。請參閱呂律著，「蘇聯憲法的比較研究」，臺北復興崗[學術論文集]第一輯，民國六十八年九月初版，頁一〇二——一一八。

蘇聯的人權運動在驚濤駭浪中也曾經歷了三次危機，那就是：(1)一九六九年的衰退和混亂。其原因一方面是由於蘇聯當局的大逮捕，另一方面是寄望由上而下的改革因捷克布拉格之春事件與請願行動沒有結果而告破產。許多人權鬥士喪失了勇氣，離開隊伍；人權運動亦變為被動的情勢，只在政權的迫害行動後才有反應。(2)一九七二——七三年間，蘇聯人權鬥士克拉辛(V. Kravtsov)與雅各被捕認罪，致使人權運動大事記停刊，而且牽連許多同志入獄，紛紛悔過。此事造成許多不良影響，使人權運動在人民的心目中失去了道德的光彩。同時蘇聯和解政策開始展開，給蘇聯人權運動帶來莫大的困擾。人權運動把世界輿論看成一個促成改革蘇聯政體的有力武器，但是西方的和解政策却避免這方面的輿論^⑧。(3)一九七四年以後大量放逐最出色的人權鬥士，而今沙卡洛夫亦被送往高爾基城，遂致蘇聯人權運動的同盟瀕於瓦解。爾後，蘇聯的人權運動往何處去呢？人權運動是否要修正其策略？國內外的力量將如何結合起來呢？

二、花果飄零的人權鬥士

今天蘇聯最出色的人權鬥士，散佈於古拉格羣島之中以及流浪在西方各大都市街頭，真令人有花果飄零之感。但是在顛沛流離的日子裏，他們依舊孤獨的高舉出鮮明的旗幟，為蘇聯的人權與俄國的未來奮鬥，令人敬佩。以下我們簡要的評述幾位最具代表性的人權鬥士的言行。

毫無疑問的，索忍尼辛是當今蘇聯人權運動在國外的領導人物。一九七四年二月他被蘇聯當局放逐至瑞士，三月倫敦「泰晤士報」發表他「致蘇聯領袖們的一封信」，十二月他前往瑞典接受補發的諾貝爾文學獎。一九七五年出版「列寧在蘇黎世」一書；六月應美國勞工聯盟主席閔尼之邀請訪問美國，他在華盛頓勞工聯盟的晚餐會上發表演說「警告美國」，七月續在紐約市公開演講，並且移居美國。一九七六年二月訪問英國，三月在英國廣播公司接受訪問，發表「兩年來的回顧」與「鉅變的邊緣」二篇訪問談話，同年並出版「古拉格羣島」第三卷。一九七八年他在哈佛大學畢業典禮中接受名譽博士學位，發表演說「一個分裂的世界」。一九八〇年二月份「時代雜誌」刊載他「危機存亡關頭對西方的諍言」短文，四月份「外交事務」雜誌刊載他「關於俄國是美國威脅的一些錯誤概念」一文。有目共睹，索忍尼辛的言行帶給自由世界莫大的震撼，引起熱烈的討論。

鑑於國內對於索忍尼辛的評介非常熱心，國人對索忍尼辛的見解亦大多瞭解，故本文不再予以詳論，僅簡單的總結其放逐後的思想如下：(一)反對馬列主義的意識形態。索氏認為馬列主義對共黨國家有決定性的作用，在馬列主義的教義下，所有的共產黨

註^⑧ 阿馬里克著，「蘇聯的人權運動」，頁一四一—五。

都是殘暴不仁，侵略成性。他一再堅持馬克思主義與布爾什維主義同是「恐怖主義」，必然帶給人類無窮的迫害。(二)反對美蘇和解政策與美匪關係正常化。他認為真正的和解是思想上的和解，旨在化解戰爭以及停止國家對內部的暴行。他認為西方和解政策有以下幾項錯誤的前題：(1)忽視思想鬭爭，採取實用路線；(2)幻想蘇聯與中共政治局有愛好和平人士；(3)企圖以對共產黨的讓步延長其繁榮的物慾；(4)認為和解政策可以避免核子戰爭。爲了反駁這些錯誤，他一再指出：(1)冷戰並未結束，事實上蘇聯已經贏得了第三次世界大戰；(2)蘇聯與西方和解的主要目的是在取得西方的技術；(3)蘇聯和中共的政治局中並沒有所謂溫和派人士，共產黨人以赤化世界爲其不變的目的；(4)和解政策關閉了在共產政權下被壓迫人民期待外來力量解放的希望。(三)批評西方文明的弱點，澄清西方人對俄羅斯文化的誤解，保留俄羅斯文化的種子。索氏認爲西方文明的弱點有：(1)道德勇氣的淪喪；(2)只重「法治」勿視人類更高理想「德治」的追求；(3)新聞界不負責任的作風；(4)背離宗教的世俗主義。因此索氏認爲西方的生活方式愈來愈不可能領導飽受痛苦的蘇聯人民；蘇聯的人民只有經歷一種精神上的再生，從俄羅斯文化的本源上重建理想的人生。(四)支援蘇聯的人權運動，出錢出力與本土聯系。

放逐後的索忍尼辛是悲觀的，他認定西方投降於共產主義的速度，遠超過了蘇聯人權運動道德再生的步伐，因此目前的問題不是蘇聯將如何擺脫極權主義，而是西方要如何避免同樣的命運。西方將如何有效的對抗空前極權主義的力量呢？他認爲西方必須進行一場道德革命，擺脫物慾對人性的扭曲，並且與所有被共產黨迫害的人民緊密的團結在一起，共同築起一道決心的圍牆，在堅定不移的意志下，必可摧毀反人性的馬列主義^⑩。

以「蘇聯能活到一九八四年(?)」而轟動一時的蘇聯歷史學家阿馬里克(A. Amalrik)於一九七六放逐出蘇聯。在西方他不僅更深入的探討蘇聯社會的未來，而且成爲蘇聯人權運動的發言人。英國觀察雜誌(Survey)於一九七六年春季號刊載他的論文「蘇聯社會中的意識形態」，德國 Merkur 雜誌於一九七七年十二月號刊載他「蘇聯的人權運動」一文。阿馬里克認爲蘇聯的人權運動在蘇聯權力過渡時期將面臨新的局勢。當布里茲涅夫等領導人物下台後，蘇聯統治階層的均勢將無法繼續維持；如果強硬派得勢，會對蘇聯不滿份子的公開抗議行動，強加制止，那麼大眾的不滿可能變成恐怖行動。目前恐怖行動沒有在蘇聯蔓延開來，一方面是由於蘇聯的不滿份子集中力量於人權運動上，另一方面是因爲恐怖行動的理論書籍並沒有普遍的流傳。鑑於俄國十九世紀六〇年代虛無主義與八〇年代民意黨的傳統，阿馬里克相信蘇聯的人權運動可能走向恐怖行動的路上去。他又說：但如果溫和派得勢，也許需要人權運動的支持來對抗新史達林主義派。到了這個關鍵性的時刻，人權運動如果沒有政治綱領，就不會有很大的影響力。阿馬里克強調理論工作的重要性，蘇聯的人權鬥士們必須加緊努力超越蘇聯的馬克思主義、極權民族主義

註⑩ 索忍尼辛被放逐後的言論，請參閱劉宇坤、吳瓊恩合編《索忍尼辛的震撼》，中國大陸研究出版社編印《索忍尼辛的證言》等書。

註⑪ 「索忍尼辛論共產主義」，黃文範譯，《中央日報》三月三、四日。

與古典的自由主義，建立新的理論，提供社會一個具體的綱領。如果沒有政治綱領將無法動員工農羣衆來推動民主運動^①。同時由於俄國人歷史上缺乏自由的傳統，所以自由馬克思主義派與自由主義派很難領導蘇聯人民走上民主政治之路^②。

蘇聯名物理學家杜金(V. Turchin)於一九七七年移居美國，現在紐約某一研究機構從事科學研究。杜金爲沙卡洛夫的親密戰友，從一九六八年開始與沙卡洛夫並肩奮鬥。一九七四年他促使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的莫斯科分會成立，並且榮任主席。他的活動範圍大都是蘇聯科學界的不滿份子；英國觀察雜誌一九七七——七八年秋季號刊載了一篇他分析「蘇聯科學界不滿份子」的文章。杜金指出蘇聯爲一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的國家。在極權主義的控制下，任何具有創造性的活動都被扼殺；藝術是如此，科學亦是如此。他澄清蘇聯科學發展的神話，舉諾貝爾獎金爲證。杜金統計一九四五——七四年三十年來科學方面的諾貝爾獎得主，以美國最多，共計42²/₃個獎，英國次之，18²/₃個獎，德國再次之，5²/₆個獎，蘇聯和瑞典同爲3¹/₆個獎。由此可見蘇聯在科學發現方面落後西方甚多，這是極權主義的惡果。杜金舉出極權主義對科學的殘害有：(1)紅與專的矛盾，迫使有專長的學者向紅色教授低頭。(2)科學研究必須符合馬列主義辯證唯物論的教義。但是，馬列主義爲十九世紀的學術，它與現代科學與現代科學哲學衝突非常之大，致使蘇聯的科學研究跟不上西方自由研究的成績。(3)與西方國家接觸太少，造成蘇聯科學孤立的發展。(4)蘇聯科學家本身之間的討論亦受到嚴重的限制。(5)蘇聯工業技術落後，無法提供實驗室所需要的設備，尤其是品質問題無法得以改善。由於極權主義對科學研究的殘害太大，故蘇聯的不滿份子中大部分都是科學家。同時又由於科學研究旨在探討自然界的奧秘，故極接近上帝，容易養成宗教的情操；一個帶有宗教情操的科學家必定反抗「古拉格」制度^③。

此外著名的人權鬥士，移居在法國的有作家辛雅夫斯基、涅克拉索夫(V. Nekrassov)、馬克西莫夫(V. Maximov)以及民歌手蓋利(A. Galitch)等；移居在英國的有作家庫滋涅佐夫(A. Kuznecov)、塔西斯(V. Tarsis)以及名生物學家、自由馬克思主義者索里斯·麥德費捷夫等；移居在美國的有科學家兼哲學家葉森寧·伏爾賓與恰立結(V. Chalidze)、詩人伏拉狄米諾娃(L. Vladimirova)、波羅斯基(Y. Brodsky)等。他們在海外的言論也都能引發蘇聯本土人權鬥士的反響。

如今在蘇聯境內人權運動主要的發言人是沙卡洛夫與羅易·麥德費捷夫。在人權運動的路上，他們與索忍尼辛不斷地爭辯蘇聯未來的道路，現在他們爭辯的主要課題有：(1)索忍尼辛的新斯拉夫主義(Neo-Slavophilism)；(2)古拉格羣島；(3)官方意識形態問題。許多人把他們長期的辯論視爲俄國十九世紀以來西化派與斯拉夫派辯論的延續；其實他們的辯論也具有共同努力奮鬥的目標——自由與人權，他們同是蘇聯社會的改革者，共同反抗現行的蘇聯體制。

註① 阿馬里克著，梁景峰譯，「蘇聯的人權運動」，臺北《時報雜誌》第二期，民國六十八年十二月，頁一四一—五。

註② 阿馬里克著，熊白健摘譯，「蘇聯社會中的意識形態」，臺北《時報雜誌》第十一期，民國六十九年二月，頁一五。

註③ V. Turchin "Scientists Among Soviet Dissidents", *Survey*, Vol. 23, No. 4, 1977-78, Aut. pp. 86-93.

在解釋蘇聯官方意識形態的角色與功能問題上，索忍尼辛堅持相信：(1)蘇聯官方意識形態對蘇聯政治具有決定性的影響，蘇聯官方的意識形態要對所有流過的血負責。(2)史達林主義是列寧主義的必然發展，而且完全繼承列寧主義。史達林主義這一名詞是蘇共為推開其身上負載的罪過而創造的名詞，同時它又被西方左派理想主義者廣泛所使用^⑭。沙卡洛夫則指出蘇聯官方意識形態只是蘇共領導人物走實用主義的偽裝物，用來為中共和蘇聯的政治制度作辯護的工具而已，而非共產黨人真正的信仰。羅易·麥德費捷夫則小心翼翼的批評索忍尼辛把史達林主義(馬列主義)等同於馬克思主義；索忍尼辛不能瞭解馬克思主義的人文精神價值^⑮。

古拉格制度是索忍尼辛畢生與之對抗的怪物，他以血淋淋的經驗控訴古拉格制度帶給人性的扭曲與墮落。索忍尼辛認為蘇聯人民記取古拉格的惡夢，必然會產生一種精神力來與之搏鬥。沙卡洛夫盛讚索忍尼辛在古拉格羣島一書中所表現人性的尊嚴。羅易·麥德費捷夫則指出索忍尼辛在古拉格羣島的一些錯誤：(1)索忍尼辛認為一九一八年列寧手創「契卡」是蘇聯古拉格制度的起源，這是有問題的。列寧成立「契卡」是要對抗蘇聯內戰與資本主義的介入與干涉，而史達林則是為實行恐怖統治大規模的運用古拉格；索忍尼辛不能區別他們的不同。(2)關於一九三七年所逮捕的布爾什維克，索忍尼辛以嘲諷的筆調說他們盲目的效忠共產主義，實際上布爾什維克最大的錯誤是相信「黨紀的神話」(the cult of party discipline)，糊塗的奉獻了一生^⑯。(3)史料上的錯誤如：在特別集中營裏，索忍尼辛說很少有喬治亞人，波羅的海三小國人以及西烏克蘭人，羅易·麥德費捷夫舉出反證。總之：羅易·麥德費捷夫稱贊古拉格羣島為蘇聯記載集中營最完備的百科全書，但是在運用史料上犯了許多考據不夠嚴謹的錯誤^⑰。

對於索忍尼辛的新斯拉夫主義，沙卡洛夫與羅易·麥德費捷夫都贊同俄國應該停止其擴張主義，轉向安頓蘇聯人民的精神生活與克服污染的環境。但是他們都不能同意索忍尼辛強調東正教為拯救蘇聯人民性靈的藥方。羅易·麥德費捷夫開索忍尼辛的玩笑說：史達林是東正教神學院的優秀學生，却是俄國最殘暴的獨裁者^⑱。沙卡洛夫與羅易·麥德費捷夫最不能同意索忍尼辛認為俄國人缺乏民主政治的經驗，如果蘇聯冒然實行民主將如同十九世紀末的歷史，帶給蘇聯人民莫大的災難；因此一個專制政權是法治而且公平的話，便應加以忍受。沙卡洛夫認為自由具有普遍性的價值，而專制政權的唯一對症之藥便是民主。羅易·麥德費捷夫則提出社會主義的民主為蘇聯可行的道路^⑲。

註^⑭ 索忍尼辛在紐約市的演說，引自劉宇坤、吳瓊恩合編，「索忍尼辛的震撼」，頁二二一。

註^⑮ R. Medvedev, "Solzhenitsyn's Gulag Archipelago: Part Two" *Dissent*, Vol. 23, No. 2, 1976. Spring, pp. 162-63.

註^⑯ *Ibid.* pp. 158-160.

註^⑰ See R. Medvedev "Solzhenitsyn: Truth and Politics," *Dissent*, Vol. 24, No. 2, 1977. Summer, pp. 141-153.

註^⑱ R. Medvedev, "Solzhenitsyn's Gulag Archipelago: Part Two", p. 163.

註^⑲ 關於沙卡洛夫、索忍尼辛與羅易·麥德費捷夫對於蘇聯民主政治可行性的辯論，請參閱李維諾夫著，「索忍尼辛與蘇聯的未來」，臺北「匪俄問題譯叢」。

思想的分歧、蘇聯當局的迫害以及孤立於羣衆之外，一直是蘇聯人權運動的致命傷。蘇聯的人權鬥士經歷了十四年的奮鬥，在花果飄零的狀況下，將會如何拓展蘇聯的人權運動呢？

三、蘇聯人權運動的展望。

十四年來，孤軍奮鬥的蘇聯人權運動，在道德上的成就超過政治上的成績。蘇聯的人權鬥士以光榮、人道與合法的手段，爲人權請命。他們表現出對抗暴力與謊言的道德勇氣，他們獻身於自由與正義的崇高理想，他們憂心於俄國的命運，他們以俄國「神聖不滿」的傳統，重建蘇聯人民的精神力量。阿馬里克說得好：

「我認爲，當時運動中的最大特色，就是對人們思想和行爲雙重標準的考驗；有些人心裏想的是一回事，但說出來、做出來的又是另一回事。但如果他們公開說出他們心裏想的，提出人權問題，同時也是自己道德責任的問題，那就是等於動搖蘇聯體制一個看不見但又極重要的支柱了。運動中的反馬克思主義，並不在他們的表面口號；而在於他們要求人們意識的改變，然後才進行社會經濟的改變。十年後的今天，我們可以說：蘇聯社會道德的力量以及士氣已經改變，也繼續在改變；這個現象當然還不能取代蘇聯政權，但事實上已使對新體制的呼聲更迫切」^{②①}。

誠如阿馬里克所指出：精神的革命是社會革命的基礎，蘇聯人權運動已成功的收到「移風易俗」的果實。雖然蘇聯人權鬥士一個個慘遭放逐，但是在廣大人民之間所建立的精神影響力，却是蘇聯當局所無法推倒的萬里長城。放眼蘇聯人權運動的進展，大致上將向以下三方面挺進：

(一) 期待蘇共政權在經濟困難中，在權力過渡中產生危機，在危機的狀況下提出具體的政治綱領號召改革運動。因此，人權運動發展將注重理論的建設以及建立出一個沒有黨名的政黨。一九六九年所出現的「民主運動綱領」及「左翼不滿份子的政治運動」，都曾顯出這種企圖，而蘇聯地下出版運動又已經提供了良好政治溝通系統；相信蘇聯的不滿份子會努力朝向「政黨」或「派系」上建立政治勢力。

(二) 加深知識份子與羣衆的結合工作。蘇聯人權運動中爭取民族自決與宗教自由的鬥士，已經爲蘇聯知識份子與羣衆完成橋樑工作。而自由工會運動，更表現出工人的自覺。索忍尼辛說得好：勞改營的人生經驗，使得傳統上知識份子與人民之間的隔離打

註②① 阿馬里克著，「蘇聯的人權運動」，頁一五。

破，知識份子更容易與蘇聯人民結合成反抗古拉格的力量。這股力量源自蘇聯人民痛苦中的覺悟，是推翻蘇聯暴政最有力的武器；它在蘇聯人權鬥士的人格感召下，將會發出驚人的怒吼。

(三)繼續反抗暴力與謊言，爭取自由與法治。蘇聯政權的基礎在暴力與謊言，蘇聯人權鬥士畢生與蘇聯的暴力與謊言搏鬥，挽救蘇聯人民的性靈。索忍尼辛說：「根據生活在蘇聯的經驗，我們知道，只有用堅定的意志才能抵抗暴力。」又說：「讓我們別忘了，如果沒有謊言，暴力豈得倖存。它是和謊言交織不分的。任憑是誰只要宣稱靠暴力為手段，乃必以扯謊為後援。……一旦謊言消散，暴力亦隨而裸陳、衰弱、無能，隨即潰敗^②」。蘇聯的人權鬥士，親自見證他們赤手空拳的奮鬥是有一定的效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們期待著蘇聯的人民亦能重整道德的勇氣，推倒暴力與謊言的統治。

註② 索忍尼辛著，翁廷樞譯，〈為人類而藝術〉，臺北地球出版社，民國六十三年初版，頁七三。

中共機密文件彙編

本彙編為20開本，全一冊，約五十餘萬字，內容分七大類，包括文件七十六件，屬限閱資料，憑機關公函購用。

中文版每冊

新台幣 六〇〇元
美金 十五元

英文版每冊

新台幣 八〇〇元
美金 二〇〇元

郵資另加：(平郵掛號) 國內 新台幣十二元
外 美金五元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輯印